

# 从“未完成”到“完成”

——路遥创作轨迹兼及80年代历史语境考察

王亚惠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纵观路遥的创作进程,路遥对《人生》的续写戛然而止,未能如编辑和读者所愿,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未完成”成为路遥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这导致他在创造《平凡的世界》时,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最终在病与痛的双重折磨下,让其成为“完成”的作品。总之,从“未完成”到“完成”,既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轨迹,也是横亘在路遥内心深处的情结所在。而且这与80年代整个历史语境的从“未完成”向“完成”的过渡形成某种同构关系。

**关键词:** 路遥;80年代;创作轨迹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0)03-0080-06

路遥并非一个平和的作家。他的写作带有强烈目的性,写作与世俗认可、外在权力紧密相连,造成他写作的某种焦虑状态,而这种焦虑最为持久和深刻的表现是“未完成”与“完成”之间的摇摆。路遥始终担忧自己的作品会成为“半成品”,对不完整的恐惧乃至苛求,成为路遥持续创作的动力所在。作为路遥黄金创作时期的80年代,是一个知识氛围高涨、知识分子备受尊崇的年代。这一时期,人人都怀揣创作激情,人人也都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接连获得文学大奖、名气十足的路遥,却陷入对自我的怀疑、担忧和否定当中,这和路遥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关,他“常常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痛苦埋藏在心里,忧患装在脑里,因此他常常显得寂寞、孤独”<sup>[1]77</sup>。这种强烈的自卑感并没有让路遥知难而退,相反,他由此生发出极强极高的心性,竭力逃脱“未完成”的危机状态。一系列问题便由此而来,路遥表面上的从“未完成”到“完成”,是否真的如他自己的期愿?以及,路遥心心念念的“未完成”和“完成”是否与历史具有某种同构性?80年代面临着一系列匆忙而仓促的“补课”,从而提出了文学的“未完成”、知识分子的“未完成”等一系列问题,

是否真的合乎时代进步都已经一一“完成”?

## 一、“未完成”的青年人生位置

80年代初,青年待业就业、农村青年出路、爱情婚姻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热点<sup>①</sup>。对处于历史过渡阶段的青年来说,如何找准自己人生的位置,如何走好人生的道路,是他们迫切关注的焦点话题;而80年代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如“潘晓”讨论、学习张海迪、张华救老农、青年与现代生活方式等热潮或讨论,基本上都在围绕人生未尽的难题进行。其中,“潘晓”讨论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这次所提出的“人生意义”“人生道路越走越窄”“自我与他人”等讨论,不仅引导青年重新思考认识人生,也重新唤起了青年对生活的热情。“潘晓”来信讲述了青年人的苦闷和希望,他给了青年人讲真话、说心里话的机会,在无形中拉近了与青年之间的距离,让青年找回到属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但当青年终于敞开心扉诉说时,无论是因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个人主义的渲染,还是大肆吹捧“潘晓”的趋向,抑或是暴露错误思想、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过多,“潘晓”讨论被人为地划上了一个休止符。然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陕西当代作家方言情结研究”(18JK0994)

作者简介:王亚惠(1991-),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510694431@qq.com

而,由此引发的对人生之路的疑问和思考是没有完成,仍在继续的。

《人生》恰好在此历史阶段适时出现,小说中提到的高加林爱情、工作及城乡过渡等问题,几乎关涉到了彼时青年关心的所有未完的痛处,其“所传达的情感是和群众相通的”<sup>[2]</sup>。于是,1982年5月,当《收获》杂志以首篇重点形式,一经推出和发表《人生》,便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和讨论;1982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人生》,仅两年印数就高达二十五万余册;此后《人生》被陆续翻拍成评剧、电影,改编成连环画,这些举措更是进一步打开了路遥的知名度。一时间,路遥风靡文坛,《文摘报》《文艺报》《文论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报纸发表评论文章;路遥在当时更是被青年读者看成人生路上的“导师”,青年读者纷纷去信解惑求教,路遥为此专门采用写文章、答记者问的方式,在《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学报》上解答青年读者的疑难<sup>[3]387</sup>。此时的《人生》,已经超越文本层面,有了社会学的意义,《人生》的影响由文本内部扩展到文本外部,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事件”。路遥由作家身份上升为“青年导师”形象,高加林也由单纯的人物形象变为社会中的“典型代表”。

翻阅80年代有关《人生》的讨论,其多从人物入手,将高加林看成是奋斗者和改革者的新人/警钟式形象<sup>②</sup>;也就是说,对《人生》的肯定,对高加林的讨论,更多是基于形象上的巨大感染力和贴合力。高加林作为新时代青年形象的代表,突破了六七十年代青年的阶级固化模式,“压抑”及“阶级话语”被解除,“青年话语”得到恢复<sup>[4]</sup>。特别是在《人生》电影上映后,《文汇报》更是在“来稿选登”栏目<sup>③</sup>,专门刊发读者对《人生》的认识和评论。《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被无数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代入到自身境况中去,高加林最后的结局显然不是80年代青年所希望见到的——如此无力的失败和难以挽回的败局。如同“潘晓讨论”的浮光掠影,其“作为‘深层文本’的‘青年主体重构’的任务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sup>[5]</sup>一样,《人生》的结局也是未完的。

读者对《人生》续集的呼声,其实是在寻找自己人生的位置和方向,是对自我人生价值追寻的努力和确认,更是“必须让他站起来”<sup>[6]</sup>的尝试和努力;而且,他在写作时也留下了一个小尾巴,最后一章也即是第二十三章,路遥在括号中注明“并非结局”

四个字。杨晓帆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认为这样的结尾设计提醒我们注意路遥写作的形式问题,它体现着路遥内心深处的纠葛,路遥巧妙地把“怎么办”的精神困境变成了“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sup>[7]</sup>。这样理解的角度很巧妙,但只是就文本谈文本,辐射面以及深入面涉及得都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析,那就是无论写作定稿时,还是写作完成后的前一两年,路遥实质上都对《人生》的下部有所期待和准备。在《人生》出版之前,路遥曾专程赴北京修改,并结合编辑王维玲的意见对结尾进行颇多修改。而《人生》出版后,编辑王维玲颇为频繁地在信中催促路遥写《人生》的续集,而路遥的回信态度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最开始是怀着创作的热情,认真对待和期待着下部作品,表示要认真对待创作过程,之后就是反复的思考、疑惑和纠结,对下部作品预设了较大难度,设置了较多壁垒,最后竟又坚决否定续写的必要性,认为小说是完整的<sup>④</sup>。这一态度变化很值得推敲。按理来说,一贯强调要站在读者立场,并以读者喜爱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路遥,应该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意见,路遥却在最后坚决拒绝了编辑和读者的殷切希望,再三强调自己不会写《人生》续集。这就让《人生》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尾巴,也让路遥心中始终横亘着这样一个“未完成”的情结。

这种“未完成”也隐含着某种愧疚,比如说对编辑王维玲续写建议的否决,让路遥心中始终不安,或许也是因为此,造成了他们两人心中结下“芥蒂”和“扣子”<sup>[3]393</sup>。因此,“并非结局”四个字指向的并不仅仅是文本层面,更是形式层面上的。对广大读者来说,《人生》的结局还有待完善;对编辑来说,《人生》下部的续写是必要的;对路遥来说,《人生》这部小说也并没有真正结束。

## 二、疑似“完成”的文本

路遥内心深处混杂着自卑与自傲极端对立的双重情绪,特别是在《人生》发表且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对立情绪不断被逼向至顶峰。为了突破此种情绪,路遥不断寻求新的目标和方向,对路遥来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取得的成就显然不能让他知足,他必奔赴另一个奋斗的山头。正由于此,路遥总是让自己“处于不平衡的状态”<sup>[1]132</sup>,他对当下状态永远是不满足的,他“心性太高、太强,

一个目标被征服,马上又有了新的目标,在精神上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sup>[1]132</sup>,时刻处在战斗的边缘,就这样,他为自己塑造出一个英勇的战斗士形象。但战斗士形象之外,当路遥“回到房间面对自己,他又是极度懦弱的,他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地方来到繁华都市,面对各种人物,生活的反差很大”<sup>[8]</sup>。这重重反差让路遥处于深刻的矛盾中,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切实位置;他期盼能“完成”一部完美作品,对“完成”的期待却常由于他要强的心性而遭到搁置,如此反复,焦虑便由此而来。

相比《人生》来说,《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更迅速也更干脆,没有像《人生》一样,在写作之前有长达两三年的构思,也没有写了撕掉再重写的经历。虽然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讲述了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但总体来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进程相对来说是顺利的,1985年、1986年、1987年分别完成了第一、二、三部初稿的写作。而且,路遥在写作之初就拟定了整本书的框架,在写作过程中,更是不让自己停歇半分。这和柳青《创业史》未完的遗憾有很大关系,路遥不仅在写作上深得柳青的精髓,在具体的写作、生活状态方面,柳青对路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路遥知道自己身体有病,他也一直担心会像柳青一样留下作品未完的遗憾,因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sup>[9]384</sup>。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他从未说出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弥补《人生》“未完成”的遗憾,《人生》的结尾是高加林再次被迫回到高家村,他获得的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在城市里工作、立足的机会,也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乡,包括金子一样的巧珍也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此时的高加林似乎被城市和农村都放逐掉了。至于放逐之后,高加林会选择什么,他又应该怎么选择?路遥无力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心中也存在着诸多困惑。处于80年代这样的历史脉络中,高加林无论怎样选择都有极大可能以悲剧收尾。路遥对《人生》续集的放弃,其实也是对继续深入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的放弃,是对“青年”路向选择的放弃。路遥缺乏相应的勇气和智慧。

《平凡的世界》是对“完成”的一次尝试。路遥想借此进一步探讨“青年主体”“人生意义”“城乡交叉地带”等80年代初“未完成”的话题,他不仅将这些“未完成”当作写作问题,更是将之内化为以自我

为主体的青年人的出路及生活问题,带着己身之思、己身之痛,来试图回答这些未能完成的问题。《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分饰孙少平和孙少安两个角色,小说结尾,一个进了城市,一个回了农村。在这里,路遥并没有给予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巧妙地综合了两种可能性,并在小说中将两种可能都表现出来。这无疑是对生活的一种简化,也可以说是对读者的“投其所好”。而且,孙少平和孙少安结局充满无限多的可能性,特别是孙少平选择放弃金秀的爱情,毅然选择回到煤矿与师母惠英生活在一起,这种自主的返回与高加林被动的返回形成鲜明对照。这样,路遥所期求的彻底“完成”的状态也就只能是形式上的“完成”,他用严重透支体力、思想的方式,让《平凡的世界》画上了一个句号。《平凡的世界》的完成算是了结了路遥的一个心结,但这远远不够,还没有完成能够“垫进棺材的著作”。这样,一直将“完成”作为写作目标的路遥,却始终游走在“未完成”的边缘。这种“未完成”一方面是由于路遥内心深处极为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自己要求过高而导致;另一方面则是路遥受制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自觉坚守纯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缘故,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趣味的问题,还意味着他如何与新时期诸种意识形态对话,表达他自己关于城乡关系与中西关系的认识”<sup>[10]203</sup>。路遥始终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等等之间的“交叉地带”,“交叉地带”是发现问题的绝佳场所,但要深入解决问题、直面问题,是要求能深入其内部的,路遥显然对此有所保留。

与《人生》不一样的是,读者和编辑并没有像路遥所担忧的一样,提出续写《平凡的世界》的建议和要求。人们已然安于孙少平、孙少安的结尾,这种没有太多明亮色调的苦难叙述,被转化为了振奋人心的鼓舞力量。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后,反复提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自况:“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sup>[1]345</sup>此时的路遥,已经知道了自己可怕的疾病,但他还是拖着病身完成了最终的写作,至于内容如何、质量如何,还未待可知,这多少有点壮士扼腕的悲壮意味。在之后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一再强调写作对体力和健康的剥夺,以及自己对此的强大忍耐力。这不仅是为了塑造出“‘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sup>[11]44</sup>,更是内蕴着路

遥一直横亘于内心深处的“完成”情结。然而,三卷本浩荡巨著的完成,都停留于体积的庞大,在质量上的成就显然并未能合乎路遥所愿。路遥曾打算在《平凡的世界》完成之后,写作以《生命树》和《崩溃》为题的小说,晓雷在听完路遥对这两篇小说的叙述后说,“能感觉得到,此刻的路遥,已不是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他对社会和世界的思索,他对艺术主体的探求,已经远为深邃和宏阔了。他已不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呆板摹写,也不满足对人的社会活动的繁冗描述,他要把生命本源和社会底蕴中的秘密揭示出来。”<sup>[1]176</sup>有意思的是,终于“完成”人生大著作,了结了“未完成”情结的路遥,内心深处却始终徜徉在“未完成”的边缘。

### 三、“未完成”与“完成”之间的悖论

通过路遥的悖论,我们也能发现读者所处的悖论情境。80年代是文化重新解放和复苏的年代,当人们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以及受此思想影响之下的自身时,发现的全都是空缺和空白。与“五四文学”的断层,更是让人深感痛心,“五四”文人提出的“启蒙”使命,在三四十年代被隐秘地置换为了“救亡”叙事。80年代初,青年发现“五四”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包括人的觉醒、“新中国”构想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发表于1982年的《人生》正好合乎这波浪潮。同年,“大学生张华冒死救老农”这种英雄行为,是否值得也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讨论,青年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让青年路向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于是,高加林未竟的结局就演变成整个文学界的呼吁,其身上承载着“补课”的决心和毅力,既如此,高加林又怎能如此狼狈地回到高家村去?“未完成”是80年代历史语境所不允许的。

80年代可谓是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初恋”,十年多的沉闷、隐瞒和压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青年们欢呼着这种自由言说的氛围和环境,颠覆着原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渴望在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诉说中找寻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路遥的创作,才是适当的,中肯的。如此关注社会新闻动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鱼得水,在文学战场上充当着当之无愧的“红卫兵”<sup>[12]</sup>形象的路遥,又怎会不熟知影响颇大的“潘

晓”讨论盛宴。况且,在路遥的诸多表述中,常常能看到与之相近的表达。这样,“潘晓讨论”和所谓的“高加林难题”指向的都是青年的出路问题,而这实质上是一个至今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中国青年》编辑也罢,路遥也罢,都只是停留于替青年“把自己的心掏出来”<sup>[13]289</sup>,其意义并非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引发大家的讨论,是一种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塑造性质的文学形式。

从1983年12月的“清除精神污染”开始,一切都在发生着微妙变化。先是“潘晓讨论”被作为“精神污染”被要求进行处理,文学言说的自由限度无形中遭到削弱;再是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影响,文学面临商品化、世俗化的困境。这些都中断了之前轰轰烈烈讨论的“人的价值”问题。但对于普通青年来说,关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仍然存在的,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与《人生》一样,《平凡的世界》出现的时间也是很巧妙的。《平凡的世界》尝试解决的是以“潘晓”讨论、《人生》等80年代初为代表的“典型文本”遗留及隐匿的一系列问题。它切切实实关涉着诸如青年婚恋、农村大学生出路、人生观建立、新人形象塑造、人生道路选择等问题,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人生》一经广播传播,就迅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路遥熟稔于读者的心理需求,更对整个社会形势有着深入理解。80年代末,虽崇尚学习和借鉴西方知识文化,各种西方思潮风云迭起,彼时社会上兴起的尼采热、萨特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追风思潮,都把西学推向到一种近乎“神化”的地位。但同时,个人主义的兴起,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商业化急剧发展对精神文化的压制,这些内在力量都加剧着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等等之间的巨大矛盾。路遥发现了这样一些时代命题,并用“交叉地带”概括了彼时青年人内心的惶惑及追求。但路遥显然无法深入这些时代悖论和内在裂隙的深处,他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却无法抽丝剥茧地将之深入思考和挖掘。

从外在时代环境而言,80年代末是“大补课”的“完成”阶段,在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轮番上阵之后,“贫瘠”的文化面貌得到了改善;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自觉疏离于80年代的路遥,不仅写出了80年代青年的痛处,而且通过他的作品完整地参与到了80年代从“未完成”到“完成”的隐秘线索中。因

此,从“未完成”走向“完成”,这不仅仅是路遥个人的焦虑,更是整个时代的焦虑。路遥没有能够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过渡中,“完成”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为青年人找到一种可能的出路,更没有“完成”所要求的“真正的文学追求”,他拘泥于自己所设置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框架之中,难以有超验的文学性内涵。与此对应的,是80年代在慌乱中的仓促结束和急切“完成”,在此之中,许多问题还未及充分展开,就已经半途搁置或匆匆结尾。于是,所谓的“完成”也就只能是停留于表面的完成了。

#### 四、结 语

当我们说路遥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未完成”到“完成”的过程时,必须注意到其“未完成”和“完成”之间的互文性。也就是说,路遥对“未完成”的焦虑,恰恰为他提供了深化和思考的可能性。同时,路遥对“完成”的期盼,让他的小说丧失了本该有的深度和内蕴。路遥每一次匆匆完成的文本,都有简化或者说弱化自身思想的嫌疑,“过高”的起点和“暧昧”的终点之间形成了一个杂糅且无限的阐释空间。如若由此视角去观察和研究80年代普遍的文学创作,亦会发现此种规律。程光炜提出的“重返8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80年代文学创作无论在声势、内容还是质量上,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处处都在提出问题、破旧立新,以走向新的“完成”。于是,办杂志、引进西学、大学崛起等等计划的提出和实施,都改变着文学的陈腐态势,让其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进程。在此历史阶段中,“义无反顾地抛弃陈旧的东西”<sup>[14]</sup>成为主流;与此相对应的是80年代文学抛弃陈旧、一味求新的步伐。然而,新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以及迫切改变的焦急心理,都让这一切略显仓促,许多问题都走马观花,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和探究,而对“完成”的期许,让我们对此变得宽容了许多。因此,“未完成”与“完成”之间的互文和悖论关系,不仅是路遥文学创作的内在复杂轨迹,更是整个80年代充满无尽意味的内在表征。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建军. 路遥十五年祭[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 [2] 王晓鹏. 改革的时代与文学的改革——西北部分作家创作座谈会旁听记[N]. 陕西日报, 1985-12-25(03).
- [3] 王维玲. 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4] 南帆. 代际与阶级: 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 学术月刊[J]. 2018(10): 118-129.
- [5] 杨庆祥. “潘晓讨论”: 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J]. 南方文坛, 2011(1): 46-50.
- [6] 郭琳. 评论家与万元户共评《人生》[N]. 陕西日报, 1984-12-04(03).
- [7] 杨晓帆. 怎么办? ——《人生》与80年代“新人”故事[J]. 文艺争鸣, 2015(4): 7-15.
- [8] 高建群. 路遥的一些事情说出来很爆炸. 转引自杨晓帆. 怎么办? ——《人生》与80年代“新人”故事[J]. 文艺争鸣, 2015(4): 7-15.
- [9] 路遥. 路遥文集: 第2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杨晓帆. 路遥论[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 [11] 程光炜, 杨庆祥. 重读路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张红秋. 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12-20.
- [13] 彭波. “潘晓讨论”: 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 [14] 辛勤. “青年与现代生活方式”问题讨论[N]. 中国青年报, 1984-12-22(03).

#### From “Incompleted” to “Completed”

—— Lu Yao's creation trajectory and the observa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1980s

WANG Ya-hu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his creation process, Lu Yao stops abruptly the sequel of his novel *Life* and has it incompleted, which fails to meet the wishes of editors and readers and becomes a lingering complex in Lu Yao's mind. As a result, there is a string stretched in his heart when he writes *Ordinary World*. Finally, in spite of the double tortures of ill-

ness and pain, he exerts himself to make the novel a completed one. In a word, Lu Yao's novel creation from an "incompleting" book to the "completed" one is not only his inner writing track but also the complex in his heart. Moreover, it also forms a certain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whole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unfinished" to "finished" in the 1980s.

**Key words:** Lu Yao; 1980s; creation trajectory

【编辑 王思齐】

注释:

①当时的许多报刊都颇为关注青年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曾先后高频率刊发《西安市长实地解决待业青年商场场地问题》《关心青年的婚姻大事》《种田人后代的选择——闫富、赵建明为什么报考了农大》等文章,尝试解决和解答青年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②常见的评论如下:“《人生》中的主人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所作的选择及其失败的原因,对我们青年颇有教益。”(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高加林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个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生活哲理对于青年来说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严肃地面对人生——读中篇小说〈人生〉》,《中国青年报》,1982年8月1日)“对于高加林们,重要的不在于迫使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去,而是要净化他们的精神世界。”(张汉杰、刘若松:《当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评影片〈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巧珍》,《陕西日报》,1982年10月14日)

③笔者所查阅到的“来稿选登”是:1984年11月19日刊发《勇敢的追求》《高加林活该》《不能只看到“不忠实”》《高加林缺乏改革思想》四篇短论;同年11月26日刊发《高加林是生活的强者》《追求真正的现代文明?》《责任不在高加林》三篇短论。

④详见王维玲和路遥的往来信件。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

(上接第79页)

##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JIANG Ling<sup>1</sup>, XIA Ming<sup>2</sup>, ZHANG Meng-Ting<sup>3</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 there is a "double rises" in the non-performing loan balance and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hinese banking industries. It is crucial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non-performing loan in commercial banks. Studying the internal indicator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analyzing the actual data by means of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method, this paper obtains the indicators and their rankings that influence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s of commercial banks. The VAR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of high correlation degree and also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and their impact direc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oan-to-deposit ratio is affected by both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intention and the risk aversion degree, but the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radually weakened. There is a larger fluctuation in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and the leverage rati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indicators, which are more dependent on the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Moreover, the increase of net capital provides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later capital entry, which plays a positive impact on itself though the influence is decreasing later on. In this cas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controlling the leverage range, ensuring the basic liquidity, promoting the disposal of non-performing loans, improving the risk prepar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ediction of economic situation.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influence factors;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VAR model

【编辑 吴晓利】